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338-34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79

Hans汉斯

“一手A一手B”格式的研究

李倩倩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8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6日

摘　要

“一手A一手B”是汉语依托身体经验形成的并列格式，存在实指肢体动作、虚指抽象事理两类用法。本文以三个平面理论结合认知隐喻－转喻理论，基于多语体语料对该构式展开共时考察。句法上，构式框架要求强制对称，句法功能灵活，对变项A、B的词性、结构存在准入约束；语义上具备同时性、对等性、互补性三层特征，由手部身体经验向抽象事理域映射生成；语用上，格式具有强化节奏修辞、显化逻辑关系、传递主观态度等功能，并随语体呈不同倾向。

关键词

“一手A一手B”，语义特征，语用功能，并列结构

A Study of the “Yishou A, Yishou B” Structure

Qianqian Li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hanghai

Received: October 8, 2026; accepted: November 3,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6, 2026

Abstract

The “Yishou A, Yishou B” structure is a coordinate structure in Chinese grounded in bodily experience. It has two types of uses: literal reference to physical actions and figurative reference to abstract matters. Drawing on the Three-Plane Theory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metaphor-metonymy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n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based on multi-genre corpus data. Syntactically, the constructional frame requires obligatory symmetry and allows flexible syntactic functions, with admission constraints on the part of speech and structure of the variables A and B. Semantically, it possesses three layers of features—simultaneity, equivalence, and complementarity—generated through mapping from hand-related bodily experience to the abstract domain. Pragmatically, the structure functions to reinforce rhythmic and rhetorical effects, make logical relations explicit, and convey subjective attitudes, exhibiting different tendencies across genres.

文章引用: 李倩倩. “一手 A 一手 B”格式的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338-346.
DOI: 10.12677/ml.2026.14111079

Keywords

“Yishou A, Yishou B”, Semantic Features, Pragmatic Functions, Coordinate Struc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一手 A 一手 B”是一种常见的并列格式，例如：

(1) 一手抓甘蔗榨糖，一手抓副产品，这是轻工业部、四川省轻工业厅和中共内江地委最近在内江市召开的甘蔗综合利用现场会议上到会代表最感兴趣的议题。(《人民日报》1959)

(2) 逢集日点上收，不是集日下乡收；每个合作社、收购点、乡都进行收购；作到一手收购，一手供应。(《人民日报》1999)

(3) 母亲伸出两只手，一手按住猪爪子，一手往下撕毛。(《球状闪电》莫言)

(4) 我主张，管理企业要一手硬一手软。严格按制度办事一定要硬，决不手软。(《人民日报》1995)

前两个句子中的“一手”是虚指，第三个句子中的“一手”是实指，都表示两个动作、事件或策略等同时进行。第四个句子中的两个“一手”分别指代管理企业时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措施，一种比较强硬，一种较为柔和，两种要互相配合。这种两个“一手”并列使用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少见。

检索既有研究发现，就“一”而言，学界已系统讨论数量词语与主观量表达[1]，并揭示“一 + 量”结构的主观化走向及其语义基础[2]，以及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3]；就“手”而言，其词义演变与手部动词的论元表现也得到充分关注[4]。在此基础上，“一 + 身体名量词”结构的整体义与主观大量义已被逐步揭示[5] [6]，人体部位量词构式中“一”“满”的认知识解亦受到关注[7]。与之相关的并列格式亦不乏专论：“一边 A 一边 B”的语序、句法特征与内部语义关系已有细致描写[8]。至于“一手”本身，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其从数量短语到词(副词、区别词)的词汇化与语法化历程，以及“V 得一手好 X”等评价构式[9] [10]。但总体来看，针对“一手 A 一手 B”这一具体格式的专门研究仍较零散，且多散见于“一 + 身体名量词”的讨论之中，其句法对称机制、语义特征系统与语用功能分布尚缺乏整体描写。

因此，本文在三个平面理论的框架下，区分实指、虚指两类用例，结合多语体语料，对该格式展开系统分析。

2. “一手 A 一手 B”格式的句法特征

2.1. 格式整体的句法特征

2.1.1. 结构对称性

“一手 A 一手 B”结构在形式上具有严格的对称性。两个“一手”以并列关系出现，分别引领 A、B 两项，形成平行结构。这种对称性不仅体现在“一手”的重复使用上，还体现在 A 与 B 在音节长度、结构类型乃至语义关系上的相互呼应。汉语并列格式普遍受到这种对称与节律要求的制约[11]。

(5) 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人民日报》2009)

(6) 近年来，我国坚持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

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建立市场机制、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绿色转型，增强气候韧性，不断提升经济社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人民日报》2025)

(7) 周华水一手扶着墙，一手捂着胸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报刊精选》1994)

(8) 只见那铁塔也似的黑汉，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板斧，大踏步地冲了过来。(《水浒传》)

(9) 观察一下周围，一手手机、一手小灵通的大有人在。(《都市快讯》2003)

例(5) (6)中，A、B 两项均为“抓 + 抽象名词”的动宾结构，音节长度完全对等，语法结构高度一致，共同构成对政策方针的具象化表述。两个“一手”分别引领工作的两个并行维度，语义上形成互补关系，是政策话语中“一手 A 一手 B”的典型格式，常用于表述双向并举的工作思路。例(7) (8)中 A 与 B 均为“V 着 + NP”结构，音节和语法结构完全平行，两个“一手”分别对应左右两只手的动作分工，分别作主语“周华水”“黑汉”的谓语。例(9)中，A 与 B 均为名词性成分，两个“一手”均表示“一只手拿着/持有”的省略义，A、B 同为通讯工具名词，语义范畴一致，整体在句中作定语修饰“人”，描述当时人群中普遍存在的手持双通讯设备的状态。

“一手 A 一手 B”格式是平行对称结构，前后两个“一手”作为格式标记必须同时出现，不可以替换为其他数量短语。如不能说“一手技术开发 两脚市场培育”“一手抓生产 一边抓创新”。这是由于这里的“一手”语义已经虚化，并不实指“一只手”，而是指对动作行为的操作、掌控；汉语中“手”的语义虚化已有讨论[12]，这为“一手”由实指转向抽象操作义提供了背景。在例(7)这类句子中，“一手 A 一手 B”就是表示一只手做什么，另一只手做什么，理论上可以替换成“一手 A 一脚 B”等，但由于“手”天然是成对的，所以替换为其他的量词短语使用的情况极为少见，也不自然。

整体而言，“一手 A 一手 B”的对称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形式对称，“一手”固定重复出现，A 与 B 的音节长度、结构类型基本一致，多为同构同长的短语；二是句法对称，A 与 B 词性、语法功能完全对等，整体结构统一充当同一句法成分；三是语义对称，A 与 B 同属一个语义范畴，或为并行策略、或为伴随动作、或为同类物品，语义地位平等。这种高度对称的结构形式，既符合汉语的节律要求，也适应了并举、对举表达的语用需求。

2.1.2. 句法位置的灵活性

“一手 A 一手 B”结构在句中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出现在多种句法位置上。第一，作谓语。这是“一手 A 一手 B”结构最常见的句法位置，用于陈述主语的状态或动作。如例(7) (8)。第二，作定语。“一手 A 一手 B”结构可以修饰名词，作定语。如例(5) (9)。第三，作宾语。“一手 A 一手 B”结构也可以在某些动词后作宾语。如例(6)。

句法位置的灵活性反映了“一手 A 一手 B”结构的多功能性，它既可以表示事物的持有状态，也可以表示动作的进行方式，还可以修饰名词或动词，适应不同的句法环境。

2.2. 变项 A、B 的语法特征

A 和 B 作为格式的核心成分，其语法性质基本一致，主要分为三类情况：

1) AB 是谓词性成分：这里 A 和 B 均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表示“同时进行两项动作、行为”。如：

(10) 他每天伏身电脑前，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敲键盘。(《人民日报》2007)

(11) 由七个民办小五金厂并成的城北五金机械厂在端正服务方向后，明确了街道工业必须以修配为主，制造为辅，一手抓修配，一手抓制造，大大扩充了修配业务。(《人民日报》1959)

整个“一手 A 一手 B”结构在句中主要充当方式状语，修饰谓语动词，或者作为复句中的并列分句，描述主体的行为方式。AB 中的动词常出现同义、近义动词复用的情况，如“一手抓……一手抓……”“一

手拿……一手拿……”“一手持……一手持……”。

2) AB 是名词性成分：A、B 均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体现“同时掌控两项事物、资源”，整个格式多充当谓语或宾语。这类情况较少且大多有隐含的动词。

(12) 有钱人啊。一手苹果，一手三星啊。(口语)

(13) “那要像我一样怕冷又怕热，该怎么办？”“两手准备，一手短袖，一手棉衣。”(口语)

“一手苹果一手三星”隐含的动词是“拿(着)、用”等，例(13)中隐含的动词是“准备”，整个格式在句中都充当谓语。

3) AB 为形容词性成分，表示“两种状态同时存在”，例如引言所述例(4)。

AB 除了以上所说语法性质一样，其音节协调性也较强，音节的数量倾向一致。当 AB 是名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时，音节长度基本一致，如“一手硬一手软”“一手短袖一手棉衣”。AB 是谓词性成分时，多为动词短语或小句，长度不一定一致，但核心动词基本保持一致。

(14) 各地要在春季一手抓孵化，一手抓防疫，要抓紧疫苗生产，孵出的雏孵要全部经过二系疫苗点鼻，在 3、4 月份要对所有的孵进行免疫注射。(《人民日报》1959)

(15) 他看到守门人驼着背走到火炉边，蹲下身，扒过一块枕头般大的煤块，一手按煤，一手抡斧，啪，煤块断裂，裂面整齐，闪闪发光，像镀了水银，啪啪啪啪啪……(《酒国》莫言)

这两句中“一手抓……一手抓……”“一手按……一手抡……”其核心动词都是单音节的，前后保持一致。

“一手 A 一手 B”已形成一个高度固化的并列结构。其核心句法特征是严格的对称性，要求 A 与 B 在词性、结构甚至音节上保持对应。该结构可充当谓语、定语、宾语，也可充当复句并列分句或方式状语；在部分语境下作方式状语，描写主体行为实施方式，修饰主语的动作行为，表达“同时进行”“同等重视”等语义。

3. “一手 A 一手 B”结构的语义分析

“一手 A 一手 B”的语义是“一手”语法化与格式的凝固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同时性、对等性与互补性特征。“一手”由数量短语到副词、区别词的语法化过程已有系统梳理[13] [14]，这为其在格式中承担抽象语义提供了前提。

3.1. 动作或状态的同时性

“一手 A 一手 B”格式最核心的语义特征是“同时性”，强调两个动作、行为或状态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主体同步发起或共同推进，这一特征来自“双手同时操作”的身体经验。人体部位词经隐喻、转喻向抽象域映射，是汉语身体名词词义拓展的普遍机制。当说话者使用“一手 A 一手 B”来描述具体动作时，往往意在凸显主体动作的协调性、熟练度或场景的生动性。

(16) “小时候放炮，都是拆下来装兜里，一手拿个香一手拿炮，点着了往天上扔。”(口语)

(17) “这大热天的，大风热浪，骑车打不了伞，真不幸福……”“还好吧，骑慢点，一手骑车，一手打伞呗，我们只能被晒。”(口语/对话)

(18) 石静在墙的另一端刷着，她头带护士帽，衬衣束在腰里，一手叉腰，一手挥动排刷，动作轻柔富于韵律。(王朔《永失我爱》)

(19) 初四天刚亮，秉昆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

叉腰，一手倒握扫炕笤帚。(梁晓声《人世间》)

(20) 老的一手执大牛角、一手拿长木槌，少的一手举算盘、一手提米斗。(《人民日报》1961 年 2 月 4 日)

例(16)和例(17)都来自口语对话，描述的是日常生活中双手同时进行的动作，一手拿香一手放炮，一手骑车一手打伞，这里的“同时性”不仅能在时间上体现出同步，还会暗含着动作的熟练与自然；例(18)和例(19)出自文学作品，是对人物动作的细节描写，“一手叉腰”与“一手挥动排刷”同步进行，能塑造出人物专注而富有韵律的劳动姿态，“一手叉腰”与“一手倒握扫炕笤帚”，则能刻画出春燕气恼又利落的形象；例(20)出自《人民日报》，描写的是迎春活动中老少两代人的动作，“一手执大牛角、一手拿长木槌”与“一手举算盘、一手提米斗”形成对举，两个动作在同一场景中同时发生，增强画面的节律感与真实感。

以上这几个例子里，“同时性”的语义，建立在“双手可独立操作”的身体认知之上。Lakoff & Johnson 指出，人类通过身体经验来构建抽象概念，隐喻的本质是用一个概念域来理解另一个概念域。手作为人体最灵活的部位，本身就具备同时执行不同动作的能力，这一事实也为语言表达提供了相应的认知基础。

(21) 目前，绵阳正在花大力气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出了工业发展抓“两个拳头、四个层次”的战略思路，即一手抓长虹、攀长钢、九洲、新华等创“百亿企业”的扩张，打造工业“参天大树”；一手抓中小企业发展，培育工业“生态绿洲”。(《人民日报》2007)

而在例(21)中，“一手”后的内容是抽象的策略或方针，则表示政策执行或事务处理上的“双管齐下”，强调两方面工作不可偏废，需同步推进。

3.2. 语义地位的对等性

“一手 A 一手 B”格式中的 A 和 B 在地位、重要性上处于平等位置，无主次之分。这种对等性在句法上体现为 A 与 B 结构的对称，在语义上则体现为两者对于主体目标的贡献度一致。

(22) 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要一手完善硬件设施，一手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人民日报》2023)

(23) 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抓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壮大文化产业；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人民日报》2009)

(24) 优化营商环境要一手抓改革，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一手抓干部教育管理，引导干部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人民日报》2025)

(25) 一手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一手抓现有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人民日报》1999)

(26) 一手利用好海洋资源、促进增收致富，一手保护好海洋资源、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人民日报》2025)

以上的例句都出自《人民日报》，属于典型的政论、新闻语体，例(22)中“完善硬件设施”与“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形成对举，强调了其对于城市更新工作是同等重要的；例(23)通过三组对举，层层递进地把文化建设中“公益与经营”“服务与产业”“繁荣与管理”的辩证统一关系阐述出来，每一组内的两项内容，都处于对等的地位；例(24)将“抓改革”与“抓干部教育管理”并列起来，把二者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协同作用凸显出来；例(25)和例(26)分别从产业发展和海洋开发的角度，强调了“新兴与传统”“利用与保护”的并重关系。在这类例子中，“一手 A 一手 B”格式的“对等性”语义表现得十分鲜明，A 和 B 在句法上平行并列，在语义上地位平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策略体系，这一语义特征也符合“双手结构相同，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的认知，当这一认知映射到抽象领域时，便传递出两项事物“并重”的含义。

3.3. 语义内容的互补性

除同时性与对等性外，“一手 A 一手 B”格式还具有“互补性”的语义特征，强调 A 和 B 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某一整体目标。这一语义源于“双手协同合作、分工配合”的认知。

(27) 在住宅用地供应上，要一手抓控新增，一手抓盘存量。(《人民日报》2024)

(28) 彭勇歪着头，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去皮，他一手拿着圆头小刀，一手拿着木槌，伴随着有节奏的敲打声，小刀在木头上刮得“吱吱”作响，木屑渣子纷纷掉落。(《人民日报》2020)

(29) 我们那儿是反修前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王朔《无人喝采》)

(30) 一手握自信，一手握自卑，两个手拍打着想念你。(贾平凹《带灯》)

例(27)至例(29)中，“控新增”与“盘存量”、“拿着圆头小刀”与“拿着木槌”、“拿镐”与“拿枪”形成对举。例(27)属于政策表达，“控新增”侧重对新增住宅用地的规模约束，“盘存量”侧重盘活已经存在的土地资源，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土地高效供给这一整体目标；例(28)是对现实手部动作的写实描写，小刀、木槌分握于两手，两件工具分工协作，共同完成根雕的手工操作；例(29)中“拿镐”指向劳动生产，“拿枪”指向防卫守护，劳动与防卫互为支撑。以上三组用例的互补性体现为现实层面的功能分工与协同配合，不同行为、工具各有作用，缺少任意一方，整体目标就难以完整实现。例(30)出自文学作品，“自信”与“自卑”形成对举，把人物矛盾交织的内心世界描述出来，二者相互映照、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物形象。“互补性”的语义，既可以体现在具体工具与武器的配合上，也可以体现在抽象概念与情感的共存中，这种互补性也让“一手 A 一手 B”不只是简单表示“做两件事”，还会隐含着“全面、辩证、周全”的含义。

以上这些语义特征的生成与演化，都和“手”的双物性、“一”的语义虚化以及认知上的“双手协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双手既可以同时进行操作，地位也可以相当，还能进行分工合作，这些身体经验会通过隐喻和转喻机制，映射到语言表达中，引申出两项举措地位齐平的对等性，最终发展为两项举措互相补足的互补性。同时性是基础语义。对等性在同时性的前提下进一步赋予 A 与 B“地位均衡、功能平行”的关系语义，A 与 B 同属一个范畴，二者重要性相当、不可偏废，多用于政论公文。互补性侧重二者的功能耦合，既可以表现为功能互补配合，也可以体现立场手段上的对照并举，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三者并非互斥的独立义项，同一例句常常多重语义叠加共存。

4. “一手 A 一手 B”的语用功能

4.1. 节奏感与修辞强化

“一手 A 一手 B”格式具有节奏感与修辞强化的功能。两个“一手”的重复出现形成回环往复的韵律，让表达富有音乐性和表现力。这种形式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能增强话语的感染力，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

(31) “冬天两只手拿奶茶。”“不不不，一手奶茶，一手烤红薯。”(口语)

(32) 一名大师傅及时出现，一手铲刀，一手大勺，横伸双臂帮着周志刚拦挡住了他的工友们。(梁晓声《人世间》)

(33) 战士顶天立地，一手挽住黄河，一手挽住长江，洪水年年给英雄雕像。(《人民日报》1998)

例(16)和例(31)，“一手拿个香一手拿炮”“一手奶茶，一手烤红薯”采用对举形式，使日常动作的描述更具画面感和节奏感。例(20)出自《人民日报》，“一手执大牛角、一手拿长木槌”与“一手举算盘、一手提米斗”对称出现，形成排比句式，增强了报道的韵律美和动作的现场感。例(32)中“一手铲刀，一

手大勺”四个音节的对举，简洁有力地勾勒出大师傅的形象，读起来朗朗上口。例(33)中“一手挽住黄河，一手挽住长江”运用夸张的修辞，通过对称结构强化了战士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这种节奏感与修辞强化功能根植于构式形式对称向语义认知的投射机制。两个“一手”的重复复制，在表层句法上实现标记位置、长度节律的平衡；人类认知倾向于将形式层面的对等平行，解读为命题内容层面的地位均等。当 A、B 在音节、句法结构上保持平行对称时，读者会直接获得“A、B 两件事同等重要、不分偏倚”的心理暗示，形式上的平衡感反向建构了内容上的对等感，并不完全依靠词汇本身的语义提示。汉语历来重视对称美，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正是利用这一认知心理实现表达效果。“一手 A 一手 B”作为对举格式，天然具备修辞的效果。对举与和谐韵律是此类并列格式重要的表意手段。两个“一手”的重复形成回环，A 与 B 的并列形成对照，使表达既简洁有力又韵味十足，在口语中便于记忆传诵，在书面语中增强文采气势。

4.2. 逻辑关系明确

“一手 A 一手 B”格式在语用上还具有明确逻辑关系的功能。A 和 B 在句中是平行的位置，可以明确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使表达更加严谨、条理更加分明。如前文所举的《人民日报》里的例句中，“一手 A 一手 B”将两项工作或政策等并置，可以让听者或读者直接把握其同时并重(如“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与“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或协同配合(如“扶犁”与“拿枪”)的逻辑关系。这一格式可以将复杂的内容条理化。在政论、新闻等需要严密逻辑的语体中，这一功能更为凸显。非计量“一 + 量”结构在书面语体中具有特定的语体构成功能[15]，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该格式在政论文本中的高频分布。

4.3. 主观态度传递

“一手 A 一手 B”格式还常被用于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态度。通过选择特定的 A 和 B，说话人可以表达对所述内容的评价、情感或立场。这种主观态度的传递，为其增添了丰富的人际功能。话语的主观性正是通过这类格式得以显化[16]，而类指“一量名”结构亦具有类似的人际调节功能[17]。

(34) 一手尖刀，一手女人，鲜血和鲜花一起灿烂。(麦家《刀尖》)

(35) 人类可以一手推销精神错乱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例(34)中“一手尖刀，一手女人”，“尖刀”代表武器、暴力，“女人”代表柔情，通过这种出人意料的组合，传递出人物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特征，蕴含着作者的独特审美评价。例(30)中“一手握自信，一手握自卑”将“自信”和“自卑”这一相反的情感状态对举，生动刻画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矛盾，蕴含着作者的同情与理解。例(35)“推销精神错乱的人生理念”与“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形成尖锐对照：一边在思想上推行荒诞的意识形态，一边在物质上驾驭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二者并置揭示出法西斯现象的内在矛盾与荒诞本质，传达出作者深刻的批判态度。这种主观态度传递的功能，源于 A 和 B 的并列所产生的对比或映衬效果。当 A 和 B 属于同一范畴时，可以强化对二者关系的评价；当 A 和 B 分属不同范畴甚至形成尖锐反差时，则产生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效果，引发读者对深层矛盾的反思。

4.4. 语体分布

本文语料主要取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并辅以报刊、文学作品与网络语料。“一手 A 一手 B”格式在语体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在 BCC 和 CCL 语料库检索到的例句中，政论新闻占比最高。而在不同语体中，格式的主导功能也有所差异。

在口语语体中，多用于描述具体的双手动作，以“同时性”语义为主，语用上侧重于动作画面的生动呈现和节奏感的营造。这类例句中“一手 A 一手 B”的格式简洁明快，与口语的即兴性和形象性高度契合。

在文学语体中，既可用于动作描写，也可用于抽象概念的表达。语用上除画面感外，更注重人物塑造、情感渲染和审美意蕴的传递。作家往往借助格式的对称性，赋予文字以独特的节奏美和意蕴美。

在政论、新闻语体中，主要用于概括方针政策，以“对等性”“互补性”语义为主。政论语体需要表达“统筹兼顾、辩证统一、两手抓”的施政理念，而“一手 A 一手 B”恰好提供一个“并重不偏废”的认知图式：两个“一手”框架标记将 A、B 预设为同一层级、同等重要的两项，形式上排除了主次优劣的读解，从而把“全面、协调、并举”的治理理念自然化、常识化。其次，该格式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改革开放以来的标志性政治话语形成互文，具有较高的语体识别度和传播效率；其对称重复的结构还赋予表达以确定性、权威感和口号化特征，适合新闻标题、政策概括和宣传动员。最后，从话语分析角度看，该格式是一种“政策打包”装置：它把复杂政策拆解为两个并列维度，既显示全面性，又通过槽位选择进行议程设置——被放入 A、B 位置的内容获得显著度和合法性，未被放入的内容则被背景化。

总体而言，该格式在不同语体中的功能分工，与其结构、语义特征相互匹配，体现出功能与语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5. 结语

本文以“一手 A 一手 B”为研究对象，结合多语体语料，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对这一汉语对举格式进行共时描写与阐释。句法层面，该格式依靠成对“一手”标记形成高度对称的框架，句法功能多样，变项 A、B 需要满足词性统一、结构呼应、音节协调的准入条件。语义层面，该格式继承双手协作的身体经验，依托隐喻、转喻的认知机制，完成从实指手部动作向抽象事理表达的语义拓展，形成同时性、对等性、互补性的语义。语用层面，利用对称结构实现修辞造势、梳理事理逻辑、承载说话人的主观评价；语体分布差异显著，“一手抓……一手抓……”这类变体已经成为政论话语表达统筹兼顾发展理念的标志性语言形式。

本研究主要立足于共时层面展开分析，仍存在一定局限：语料统计尚不够精细，未能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用法演变进行定量分析；“一手 A 一手 B”与“一手 VP”“V 一手”等其他“一手”相关结构之间的语义关联和演变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挖掘。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该格式在不同时代的使用演变，考察其与“一边 A 一边 B”“一面 A 一面 B”等相似并列格式的异同，深化对“一手”多功能体系的整体认识。

参考文献

[1] 闫亚平. “一 + 量”的主观化走向及其语义基础[J]. 汉语学习, 2016(2): 103-112.

[2] 张谊生.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J]. 中国语文, 2000(1): 3-15.

[3] 李宇明. 数量词语与主观量[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 38(6): 90-97.

[4] 储泽祥. 手部动作单音动词隐含论元“手”外现的表意功能[J]. 当代修辞学, 2022(5): 22-35.

[5] 李淑娟. “一身冷汗”类短语的再探析[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2): 39-41.

[6] 殷志平. 关于“一身冷汗”一类短语的性质和特点[J]. 汉语学习, 2000(4): 32-34.

[7] 孙宝新. 人体部位量词构式中“一” “满”不平行性的认知识解[J].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3(1): 115-121.

[8] 李晋霞, 刘云. 语篇构式对“一边 P, 一边 Q”语序及其句法特征的制约[J]. 语文研究, 2014(1): 30-33.

[9] 王刚, 陈昌来. 技能评价构式“V + 得 + 一 M + NP”研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5(2):

136-141.
[10] 姚婷婷. 说“V 得一手好 X” [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6(9): 63-65.
[11] 王弘宇. “一边 A，一边 B”的内部语义关系分析[J]. 中国语文, 1997(2): 122-125.
[12] 葛佳才. 谈词尾“手”的虚化[J]. 语言研究, 2003, 23(2): 84-87.
[13] 顾春晖. 论“一手”从短语到词的历时演变[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21(3): 90-94.
[14] 寻翠. “一手”的语法化[J]. 文教资料, 2014(12): 23-24.
[15] 王永娜. 非计量“一 + 量词”语法功能与语体构成机制[J]. 汉语学习, 2012(6): 55-60.
[16]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4): 268-275.
[17] 王羽熙. 类指“一量名”结构的人际视角考察[J]. 汉语学报, 2017(2): 73-81.